

赣南客家鲤鱼灯艺术的视觉符号解构与转化原则

鲍瑞意

赣南师范大学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当代艺术创新的源泉。在全球化背景下，与中国农耕文明相连接的乡土文化传承和发展受到重视的同时也面临传播乏力的现实困境。赣南客家鲤鱼灯以富有地域特色的造型艺术和民俗内涵等多种文化元素为现代数字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视觉符号资源。然而，赣南客家鲤鱼灯视觉符号的解构不够准确、转化原则握不住核心等问题是数字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普遍问题。笔者尝试以赣南客家鲤鱼灯艺术的核心视觉符号进行解构，阐释其文化意蕴与美学价值，进而提出视觉符号“形、色、意、动”的核心转化原则，以期为乡土文化的传承和新时代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赣南客家鲤鱼灯艺术；视觉符号；解构与转化原则

一、赣南客家鲤鱼灯艺术概述

(一) 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

赣南客家鲤鱼灯是客家地区众多花灯中的一颗明珠。客家花灯源自中原花灯，其形成与客家民系的播迁和形成一样，经历了自北而南的辗转发展过程，其文化既沿袭了中原古风，又结合当时客家族群发展壮大的精神需求及山地特色，逐渐演化为个性鲜明、精神内涵融注的客家花灯文化。

作为“客家摇篮”的赣南，花灯文化自明清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谓盛极一时。究其繁荣原因，一是历经战乱，流迁的客家先民为了族群发展壮大，赋予“灯”与“丁”之含意，祈求人丁兴旺、家族壮大；二是寓居艰苦恶劣的南方山地环境，为消灾避难和祈愿风调雨顺，先民们因此借助灯彩活动来进行祈祷；三是增添年节喜庆气氛，鼓舞精神，以喜庆热闹、绚烂多彩的花灯活动，引领欣欣向荣的生活气象。

南康鲤鱼灯作为赣南客家花灯中的一种，其民俗意义除具有普遍花灯的含义外，还另具意味。南康鲤鱼灯的来源，据传说与南康区旭山公园的鲤山水口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清同治十一年《县志》记载：

“鲤鱼山在县东北一里有古塔一座于县水口边。”相传于唐朝中期，章水河中有条功力颇深的鲤鱼精，想跃过“龙门”变成“神龙”，给沿江百姓带来了许多忧患，而堪舆家杨筠松南下赣州时目睹百姓受此灾祸，则谏言官府在水口鲤鱼岭建一镇妖之塔，但塔始终筑不了顶，治患收效甚微。后来察知，原来塔是筑在鲤鱼精身上，其尾还在章水一边，仍会翻滚。于是人们

便仿效“龙灯”，扎八节鲤鱼灯和一节“虾公”灯去追逐龙头幻化成神。这是鲤鱼灯来源的相关传说，但究其民俗寓意，应该更趋向于“敬祖崇宗”“多子多福”和“鲤鱼跃龙门”之意，客家地区有诗赞鲤鱼灯云：“中原灯形容家神，舞灯敬神祭祖恩。身背宗牌闯天下，千年做客灯伴行。”鲤鱼灯文化隐喻于此可见一斑。南康鲤鱼灯由一节龙头灯、八节鲤鱼灯和一节“虾公”灯组成。这种由龙头、鲤鱼和“虾公”的渐变组合方式，意味深长。龙头与鲤鱼的关系，显然是“鲤鱼跃龙门”的意思，即“鱼化龙”，寓意步步高升和功成名就；而最后一节的“虾公”，素有“虾尾”“虾脚”之称，寓意子孙绵延不绝。在鲤鱼灯活动时，位于尾部的“虾公”灯常掉头与龙头灯相朝相戏，形态犹如祖孙逗乐，此动作既寓意儿孙绕膝，享天伦之乐，又比象后世子孙敬祖尊宗，沐浴祖恩。

新时代环境下，赣南客家传统花灯活动虽然没有传统农耕时期的炙热，但还在以一种新面貌顽强地延续着。每逢春节后至元宵期间，各村宗族会组织花灯表演，灯队穿行于村落街巷、祠堂庭院，既通过璀璨的灯彩与灵动的表演增添节庆氛围，又以集体参与的形式强化家人的凝聚力与文化认同感。

(二) 制作工艺与表演形式

1. 制作工艺

赣南客家鲤鱼灯的制作融合了扎、糊、绘和饰的传统手工艺，体现了客家匠人的技艺与审美。据《南康县志》记载“鲤鱼灯最具特色，制作最为精良。”其以竹子为原料，在选竹材时选用冬季砍伐的竹子才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西省2024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赣南客家民间灯彩艺术的现代视觉传播方式研究——以南康鲤鱼灯为例”(项目编号YC2024-S81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鲍瑞意(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术(美术教育)。

能柔韧耐用。制成竹篾后用蜡烛进行弯曲定型，在此过程中要把握好弯曲的长度和曲度，并用棉绳进行捆绑构建出完美的骨架。这一步是“建骨骼”环节，决定鲤鱼灯流畅的身形、头部和尾部。经过时代发展，现在传承人基本使用布料进行裱糊作为“皮肤”，封闭灯体为夜间表演做准备。“骨骼”和“皮肤”搭建好后进行“装饰”，通过丙烯颜料等在白纸上绘制吉祥图案，再用剪刀剪制后贴在鲤鱼灯上。常见的图案有花瓶、太阳、祥云、花草和三星等，通过这种“纹必有意”的装饰，将“金玉满堂”“天官赐福”等美好寓意直观地呈现出来，最终完成从器物到文化符号的升华。

2. 表演形式

赣南客家鲤鱼灯将灯体内部安装蜡烛或LED灯，为鲤鱼灯表演注入活力。当灯光亮起，鲤鱼灯瞬间被“激活”，焕发出绚丽的光彩，色彩愈发鲜艳夺目，静待舞者的演绎。张衡所著的《西京赋》有“鱼化龙，龙变鱼，黄龙变”的记载，反映了乐舞和鱼龙之舞盛行的景象。表演时，龙头作为中心，鲤鱼灯随龙头转动，虾公灯则四处游荡，或者在前在后，是整个鲤鱼灯中最自由活泼的存在，表演时要求舞者动作行云流水，宛如一条真的游龙。鲤鱼灯有花节表演、吉利字形等形式，同时融入了音乐和舞蹈。如其特有的花节表演有“鲤鱼求灯”“上水”“下山”等不下数十种，人与灯相交映使气氛红火热烈；摆字祝福语有“天下太平”“添丁添财”等。在曲牌伴奏中变换队形、穿插有序。其以龙头为中心、鲤鱼生动传神和虾灯四处游荡的独特形态，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后来，它成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不断演变和创新，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赣南客家鲤鱼灯。

二、赣南客家鲤鱼灯艺术的视觉符号系统解构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赣南客家鲤鱼灯的视觉符号解构，不仅是精湛技艺及匠人精神的延续，更是新时代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一环。

（一）造型符号：源自生活的意象之美

与传统精细的手工艺品不同，赣南客家鲤鱼灯追求意象化手法营造旺盛的生命力。在赣南客家鲤鱼灯传承人的坚守下，他们运用夸张和提炼的手法将鲤鱼灯制成整体呈现出流线型的轮廓结构、眼睛简洁突出、纹饰丰富粗犷及尾巴宽大上扬，强化鲤鱼灯兼具鲤鱼或者虾等动物灵动性的特点和艺术力量性的表达（见图1）。比如在制作虾灯时，首先不是从虾灯的细节着手，而是先解决虾灯的造型，在真实的虾基础上进

行夸张和简化，但又不脱离实际。除此以外，赣南客家鲤鱼灯的内部是由竹篾搭建的通透稳固的立体结构，该结构具有质量轻、对称性和模块化的特点，不仅减轻了质量便于舞动，更进一步加强了造型的节奏感，加强了鲤鱼在水中游弋的意象，展现出鲤鱼“得意忘形”的意象之美。



图1 鲤鱼灯、虾灯模型（2024年摄于赣州市南康区潭口镇）

（二）色彩符号：喜庆婉转的情感表达

赣南客家鲤鱼灯的用色既结合了中华传统配色的青、赤、黄、白、黑五色，又运用了民间美术高纯度和强对比的质朴搭配，直接展现出吉祥文化的情感。赣南地区的鲤鱼灯各有特色，但以红色和黄色为主色的做法却不谋而合（见图2、图3）。红色在传统文化中象征喜庆、吉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黄色象征富贵、神圣，两者结合传达出吉祥如意的文化内涵。除主色外，绿色、蓝色、白色和粉色等配色也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通过稳定画面和调和对比等各种色彩技巧的使用，让鲤鱼灯产生强烈、温暖和积极的视觉心理效果。同时，鲤鱼灯的色彩通常以平涂为主，达到不追求光影变化的装饰性，喜庆婉转的情感表达更具有冲击性。因此，色彩高饱和度的对比与装饰性的平涂直接而有力地传达了客家人对美好生活的炽热情感。



图2 鲤鱼灯（2024年摄于赣州市赣县区大田乡）



图3 鲤鱼灯（2024年摄于赣州市南康区李源村）

(三) 纹饰符号：祈福纳祥的寓意承载

虽然赣南客家鲤鱼灯的纹饰具有强烈的装饰性，但是其并非随意勾涂，而是通过程式化的符号传达着祈福纳祥的美好寓意。鲤鱼灯纹饰中最具代表性的图案之一便是“八仙”，它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表达与传承，更是代表天官赐福、消灾祈福的民间信仰；再比如南康鲤鱼灯经常在腹部粘贴“万宝全书”的纹饰，即以一本书卷为中心，其四周饰以祥云纹样来包裹，象征金榜题名，以及蝙蝠和寿桃组合象征“福寿双全”等（见图4）。除组合纹饰外，单独纹饰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剪纸太阳纹、花朵纹、圆形纹、盘长结和回纹等运用也表达出富贵、吉祥、平安等寓意。以上纹饰常用中心对称、二方连续和单独纹样等手法，共同体现和谐的视觉秩序和语境，体现出赣南客家民俗的程式化美学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 动态符号：灯舞一体的礼乐呈现

造型、色彩和纹饰的艺术是在静态中的艺术，而当鲤鱼灯被舞动时，它从静态的观赏对象转变为在空间中勾画轨迹的“画笔”，灯舞一体是鲤鱼灯视觉符号的终极呈现。赣南客家鲤鱼灯经典的舞步有“参神”“翻身”“舞虾”“鲤鱼上水”等，在田野间形成连续、交错和回旋的视觉线条。同时，鲤鱼灯的舞动会搭配音乐和节奏，常见的音乐有唢呐的曲牌“一二三”“水底龙”等，鲤鱼灯体的摆动与音乐的节点紧密结合，时而舒缓、时而急促地将赣南客家强大的生命内核完整演绎，达到了视觉语言的升华，形成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

三、赣南客家鲤鱼灯艺术视觉符号的转化原则

(一) 形为骨：立象吉祥

“形为骨”强调的是在把赣南客家鲤鱼灯进行转化时要注重结构性特征和寓意性特征，对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和再造。首先，要找出鲤鱼灯的核心形态，对其进行适度的夸张与强化，表现出更加鲜明的特征。其次，运用设计手法将其复杂的形态概括为几何形体组合，以便更直观地了解鲤鱼灯的形式感。最后，根据以上准备工作，在保留鲤鱼灯神韵的

同时对局部进行合理化重组，得到了一个“立得住”的骨架。由于该骨架是在保留了鲤鱼灯的吉祥寓意的基础上再进行升华去除烦琐细节，所以为后续的色彩、意蕴与动态表达奠定坚实的形体基础。

(二) 色为韵：赋情喜庆

赣南客家鲤鱼灯的用色是直接服务于吉祥文化和喜庆情感的抒发，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是赋予视觉符号情感色彩的关键。在转化过程中可按照“确定文化色源——构建现代色彩——强化情感配置”的路径将鲤鱼灯民俗色彩体系升华为能直接与当代观众进行情感对话的现代色彩语言。红色、黄色和绿色等是赣南客家鲤鱼灯固有的“色盘”，象征喜庆和吉祥，要以此为主色调确保文化脉络传承。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调整明度、纯度或者中性色等不同色彩手段进行现代化转化，创造出既传统又时尚的现代色彩组合。但转化的最终目的是让欣赏者产生共鸣，所以色彩的搭配应服务于情感表达贯穿始终，让转化后的符号更具情感穿透力。

(三) 意为魂：传神达意

“意”是艺术创作中的核心环节，也是转化原则的“统帅”，形式是“体”，意蕴是“魂”。赣南客家鲤鱼灯核心精神内涵为繁衍子嗣和吉祥喜庆，在转化过程中始终要围绕这两个核心进行创作，让“意”来主导“形”与“色”的塑造。例如为表达繁衍子嗣的内核，既可以通过添加其他代表繁衍的元素与鲤鱼灯相呼应，也可以通过提炼鲤鱼灯特征传达寓意；吉祥喜庆寓意的色彩必须明亮而温暖。视觉元素的组合将抽象的“意”构成可感知的视觉叙事，要注意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外壳，而是一个有精神、有故事和有温度的文化载体，能让现代受众所感知和理解，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

(四) 动为气：生趣盎然

“动为气”是指将赣南客家鲤鱼灯舞动表演时的动态之美凝练成具有动态趣味的视觉符号，传达内在生命力，这是使符号“活起来”的有效举措。鲤鱼灯表演有特定的挥舞动作和舞步，如“鲤鱼上水”的做



图4 龙灯及鲤鱼灯身上装饰纹样（2024年摄于赣州市南康区李源村）

法是一拍一次往后退，所有鲤鱼灯形成斜坡形。在转化过程中要提取其动态轨迹，将这些连续的运动轨迹提炼为关键的动态瞬间和运动趋向。提取出运动轨迹后要通过艺术手法凝固在静态或动态的媒介中，例如在造型上强化曲线表现游弋感。除此以外，营造节奏韵律必不可少，比如“鲤鱼漂蛋”是“舞虾”动作在场内任意跑，“举龙”走“四角花”队形，在转化过程中可以通过点线面有规律的元素重复、位置的序列化排列等，在视觉上营造出节奏感，让人感受到内在的生机。为鲤鱼灯作品创作中注入“动”的气息，从而使作品达到“生动”的升华，为作品带来生趣盎然的吸引力。

四、结语

视觉符号的解构与转化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生产性的批评与创造循环。解构揭示了符号意义的历史建构性与意识形态性，而转化则在此基础上，通过跨语境、跨文化的再编码，实现意义的批判性重构与创造性生成。这一过程不仅深化了对视觉文化的理解，也为当代视觉实践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本研究提出了以

造型、色彩、纹饰和动态为解构，形、色、意和动为核心的转化原则。不仅希望为赣南客家鲤鱼灯注入新的活力，更希望打破传承的时空壁垒，使赣南客家鲤鱼灯的美学价值被当代社会所接纳，最终推动其从静态的“保护对象”转化为能够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的“活态资源”。

参考文献：

- [1] 段宝林. 中国民间文艺学 [M].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 [2] 周红兵. 客家风情 [M].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5.
- [3] 周云水. 客家花灯文化研究 [M].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 [4] 傅丽. 赣南客家灯彩歌舞的文化传承与保护 [J]. 新闻爱好者, 2011(4):144-145.
- [5] 李文可. 赣南客家民间美术融入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践探索——以赣南客家花灯艺术为例 [D]. 赣南师范大学, 2023.
- [6] 徐晓林. 项目式教学理念下赣南客家灯彩艺术融入小学美术教学的实践探索——以南康鲤鱼灯为例 [D]. 赣南师范大学, 2025.